

确立角色的表演手段

——菊坛首演王铁人体会之三

付东秋

如果说，人物的思想魅力与形象的艺术感觉是思想理论与艺术理论的问题，那么，确立角色的表演手段便是最终的艺术实践问题。我在扮演京剧《周恩来与大庆人》中的王铁人时，以思想理论与艺术理论的研究心得为指导，紧紧抓牢演出实践这一关键环节，确立了诸多表演手段，从而使“铁人”艺术形象鲜活起来。

其一，用心灵演戏，以情感统领全局。情感是一切艺术的要素之一，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说：“每一种艺术都能使那些领会艺术家所传达的感情的人们在心灵上首先和艺术家联合在一起，其次和那些得到同一印象的人们联合。”（《艺术论》）。迄今为止，尽管世界上三大戏剧表演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梅兰芳的“综合派”（既有“表现”，又有“体验”），各展异彩，各领风骚。但我认为，重视情感要素则是共同的，“表现派”所要“表现”的，也是情感，只不过是表现手段不像“体验派”那样强调“绝对生活”罢了。梅氏体系，也强调“声情并茂，以情带声”。情感历来是中国戏曲的一大要素，至于现代京剧的表演，在继承梅氏体系的基础上，尤其要吸收“体验派”的精华，以加强其艺术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而剧作家付军凯先生创作的《周恩来与大庆人》，正是在“情”字上浓墨重彩，写出了共和国总理和普通工人的深情厚意。王进喜作为大庆人的杰出代表，身上的情感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他的爱国情、爱业情、同志情、战友情、生死情、荣辱情……丰富而又复杂，真的是一位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歌有泪的活生生真切切的“铁人”。为此，尽管我知道我与“铁人”的思想差别甚大，但我觉得他的真情是我可以理解、可以感受的，我要演“铁人”，学“铁人”，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用“铁人”的心灵演“铁人”，以“铁人”的情感统领、贯穿全剧。

其二，角色前后对比，强化层次力度。演戏最忌“一道汤”，最忌“平面化”。要演好人物，就要注意演出人物的变化、层次、深度、力度。全剧中，“铁人”性格的总体特征是刚柔相济，我认真揣摩，精心设计，把前半部“铁人”的战天斗地处理成“外刚内柔”，突出他的坚强、无畏、正直、爽朗的性格侧面；而将后半部“铁人”面对癌症，处理成“外柔内刚”，突出他的亲切、无私、幽默、乐观的性格侧面。这不仅真实合理、恰切自然，而且相互补充，相映生辉，从而使人物的层次感与性格力度得到强化。

其三，活用表演程式。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其表演程式丰富多彩。但传统京剧中的程式动作，绝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京剧舞台上，必须创新活用，在原有的虚拟、夸张的基础上，揉进某些写实动作。如“铁人”手握刹把的动作，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舞台动作，我就在继承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加进了符合生活真实的动作，做到既美又真，产生了良好的舞台效果。

其四，活用“四功五法”。就其唱腔来说，我摒弃了一味追求舞台效果、一心赚取观众叫好的做法，而是一切从人物出发，唱情唱心，做到符合剧情，符合人情，并用细腻的方法，唱好每一个撇音和落音，使“铁人”在规定情境中所特有的情感和心愿得到充分展现。如在最后一场中，“铁人”与总理举杯对饮时，有一大段“这是一杯交心酒”的唱段，我眼含热泪，双手举杯，微微颤抖，使声腔与形体共同为表现人物服务，唱出了“交心酒”的真挚，也唱出了“诀别酒”的悲壮，充分地表现出“铁人”与总理、同志、医生的深情，也使唱腔的流派特色与人物的完整性、艺术的创新性完美结合在一起。

一次成功，终生受用。我将把菊坛首演“王铁人”作为自己艺术生命的新起点，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振兴京剧艺术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作者单位：牡丹江市京剧团）

责任编辑 王庆斌